从孤岛文学谈到上海约大

(美) 董鼎山

几个星期前,我写了一篇《那些难忘的日子》,谈到自己在少年时对日军侵略中国的记忆。一个好奇的朋友来电询问,称他不能理解我文中提到的有关圣约翰大学英美教授被日军关入拘留营的事。他以为上海租界既受孤岛式保护,日军怎可拘留英美人士。我怪他不懂历史,突然想起他是二战结束后出生的,怎会了解,正如我青年时代不能想象第一次大战之惨况一样。

就连我自己在撰文时也会因年老而把九一八、八一三和七七事变三个重要的日子搞混。不过我先要向他解释“孤岛”的来由。

上海租界成为“孤岛”的时间是从1937年上海沦陷开始,直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为止。在此4年内,租界受国际保护,日军与敌伪(汪精卫政府)不敢侵犯,当时未赴内地留在上海的文化人士的言论仍不受束缚,所谓“孤岛文学”因此产生,主要作家有柯灵、巴人(王任叔)、唐弢(芦焚),他们所编的由美商保护的日报副刊培养了许多后来成名的青年作家,如:何为、坦克、坚马、沈寂、沈毓刚、徐开垒等。我清楚记得当时柯灵编了一本《边鼓集》,结集了作家文载道、周木斋、夙子、周黎庵、柯灵等的散文杂文,是当时最盛行的文集。孤岛时期,我尚在复旦附中读书,已开始对写作与发表文章发生兴趣,很蒙柯灵赏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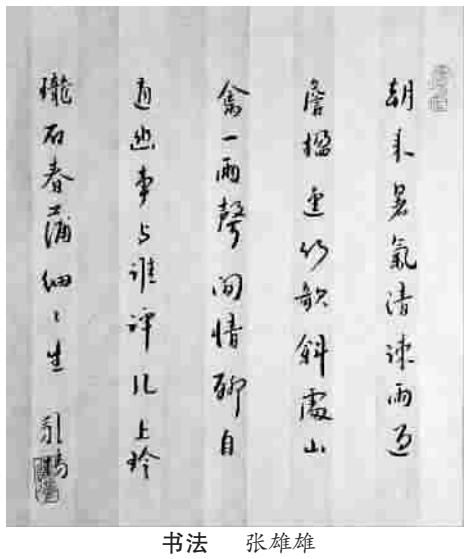
后来我每次从美国回国,总蒙他召集当年被他提拔的一群“小喽啰”们共宴话旧。

我进圣约翰大学是1941年,租界仍是“孤岛”。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伪接管租界,英美侨民仍稍有自由,但必须佩戴臂章,“A”字代表美籍,“B”字代表英籍,不久他们便被关进拘留营(并不像纳粹集中营受到残酷对待)。英美教授被解职后,当时校长沈嗣良在日方威胁下,不得不接受早稻田大学一位英国作家尤金·奥尼尔专家,在课上他用英文讲解,较那个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好多了。姚克也在剧坛以导演闻名。

在当时中国的美国教会大学中,以上海的约大与北京的燕京大学最有声望。约大同学遍布世界,在各地开校友会,我难得前往,因为年纪较大,难得遇到当年同学,而且当年风头十足的标致校花,如今已变作老太婆。某次在校友会中,我见到一位数十年旧识,前往话旧,她睁大满是皱纹的眼睛,问我:“Who are you?”此后我就没兴趣再去校友会。不过两年前曾有几位来自台湾的校友特地来我家见我,还送了我一个咖啡杯留作纪念,杯上有“圣约翰科技大学,1967”字样,不料约大竟在台湾开了大学。这些新校友的来访,令我十分感动,希望他们有机会见到此文。

我那时期的约大,以学生时髦标致、周末专开舞会,即所谓“派对学校”闻名,教会女子中学如崇德与中西女塾等不断供应新的毕业生。那时的我,穿梭在各种绝然不同的角色之间,一面参与地下抗日,写杂文讽刺敌寇;一面参与周末社交生活;一面又在《幸福》《万象》《杂志》各种刊物发表短篇小说,题材多是我的社交生活,吸引了不少中学和大学女学生粉丝,写信给我,有的甚至寄来照片。约大有个交谊所(Social Hall),也有一间健身房。我一面交友,一面锻炼身体,一面写今日不值一读的小说,女友众多,不亦乐乎!我也曾学打高尔夫球,替一位美籍女教授扛球杆袋,学打球后,贝雷娣小姐特别在她的花园洋房邀我喝咖啡。

最后我还记得,有一时期,约大教务长是黄嘉德,他与弟弟黄嘉音合编了一本畅销月刊《西风》。1986年,我代表纽约市大应邀赴山东大学讲学,发现黄老师在山东大学退休,喜与他取得联系,应邀赴他家吃晚饭,兴奋不可言喻,不久他就谢世,人生就是这么一回事!



书法 张雄雄

我是半个乡下人,小时候,一家四口住在台北市景美仙迹岩的山脚下,那里有一个安静的小聚落,沿着山脚一溜分散着些住户。家门口就是一畦畦连绵的稻田景色,随着四季循环,变化着嫩绿的秧苗、抽长的稻穗、金黄的稻谷、收割后褐色的泥田,还有那门前蜿蜒小径上,大屁股一扭一扭,摇摇摆摆,劈里啪啦,像穿着一双黄色蛙泳鞋般,小碎步往前跑的一队大白鹅。

鹅姑娘,鹅姑娘!农场的老何挥着一根长长的竹竿,紧跟鹅群后头,也不知道他要把这些鹅子姑娘们赶到哪儿,鹅子姑娘们看来胸有成竹。

农家乐

桂文亚

农场里住着好几户退伍老兵,他们是敞开着住,小河沟上架块厚木板当桥,挑着担儿进进出出干活儿,鸡啊鸭啊鹅啊狗啊,各种声音全兜在泥院子里,像拜年一样,热闹极了。几户人家红砖墙的门楣上,贴着“春”哪,“福”哪,“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之类的红纸金字吉祥话,往光线昏沉的屋里头瞧,不外一张旧木桌,四个破板凳,地上一对几小箩筐,几个无聊的大白萝卜扔在里头没事做。

不知道为什么,我对这一览无遗的小农场充满兴趣,对光着膀子黑不溜秋的几个“老光棍”也特别好奇。他们是谁?来自何方?为什么住家前连个竹篱笆也懒得筑,好歹是个“国界”嘛!

我们家搬来这里已经好一阵了,隔壁林玉家的哥哥、弟弟和农场的人也都混得很熟了。得到的情报之一,是他们抓了入侵偷蛋的蛇以后,都杀来吃掉,蛇皮就送给林玉的弟弟小啰嗦,小啰嗦就将蛇皮晒干了套在竹竿上当矛使,花花的武器看起来很神气,让我十分羡慕。

妈妈也养起鸡来了,是农场老何教妈妈养鸡、孵小鸡的。农场老兵都是靠养鸡鸭鹅来维持生计,他们全是中年以上的汉子,老婆孩子一个没有,白天与五味杂陈的家禽为伍,到了晚上,不是拉胡琴用破嗓子唱空城计解闷儿,就是哗啦哗啦搓麻将牌消遣。那哗啦啦的麻将桌上烟雾迷蒙,灯影幢幢,还佐以高粱酒和粗口;夜里一次路过,让我想到山寨马贼,吓得飞奔回家。

爸爸长年出差在外,家里没完没了的家务事,加上照顾我和妹妹两个上小学的孩子和一只凶得要命的土狗保安,已经够妈妈从早忙到晚,接着又养鸡,妈妈更是忙上加忙了。

在厕所和厨房后院的空地上,妈妈搭了个简易鸡棚,从几只孵蛋的母鸡开始,那些黄绒绒,粉扑似的可爱雏鸡,曾经是我下课回家的玩伴,它们总是挤成一团,在灯泡下取暖。趁妈妈不注意,我就抓一只捧在手心里,感觉那颤抖的身体里有一个紧张跳动的小心脏,细细的脚爪搔着手心痒痒的,全都长得一个模样儿,吱吱喳喳吵成一团,取了名字也难以分辨。不多时,小鸡长大了,它们在空地上跑来跑去,只要朝地上撒一把米,立刻聚拢啄食。养肥的鸡和新鲜的鸡蛋,补充了家人的营养,妈妈也可以卖到菜市赚钱补贴家用了。

香港某报有一则报道,说是有一对夫妻恩爱数十载,其秘诀在于“说对不起”。

夫妻争吵之后“说对不起”当然是需要的,但是,“对不起”应当在什么时候说?如何说?这是有讲究的。

不要太早道歉

周炳揆

争吵一定有它的起因,所以,要冰释前嫌,双方必须要对为什么争吵取得共识,或者说是对争吵的起因有了一个解决的办法,如果做不到这点而只是为了修复关系而说声“对不起”,过了一段时间双方必然重新争吵,甚至还可能争吵得更为激烈。

有一位研究夫妻关系的心理学家指出:作为修复关系的第一步,必须理解夫妻之间有争吵是再正常不过了,我们无法避免它,但必须掌控它。所以,要通过道歉来修复关系,需要做一些铺垫。

首先,要寻找谈话的合适时机。如果对方还在火头上,你贸然道歉说:“我对不起你,我是个混蛋……”,对方可能回敬你:“对,你就是混蛋。”争吵反而升级,岂不糟乎!最好的办法是让事态冷却下来再重启谈话,如果争吵的焦点相当尖锐,则应该去饭店、咖啡馆等公共场所谈话。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不要当着孩子的面谈这类事。

其次,谈话时不要纠缠在谁对、谁错上,也不要聚焦在争吵的过程和细节上。谈话的中心点应当是对方的感受,多考虑对方感情上的受伤是永远不会错的。有时,你可能并没有做错什么事,但可以换位思考,从对方感受的角度上来检讨一下自己。所谓道歉,不是针对争吵的对与错,而是承担责任,因为你伤害了对方的感情。注意:永远不要用“对不起,但是…”这类防卫性的句式,它会破坏整个谈话过程。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向对方表示“爱”——捏一下胳膊、眼神相对而视、一个熊抱等,都会有很好的效果。一次性生活也可能有奇效。不过有研究说:争吵以后,男人希望在性爱中释放压力,女人则不然,她们很难在性爱过程中忘却争吵。

迟到的拥抱

徐亚斌

那年我正出差在外,突然接到父亲病危的电话。当我几经周折终于回到家时,父亲已进入弥留状态。我斜倚在父亲的身旁,轻轻地让父亲的头靠在我的胸前。此时的父亲是多么安静,安静得像个熟睡的孩子。也不知过了多久,在我迷迷糊糊间,父亲突然用尽力气,双手勾住我的脖子。我紧紧地把父亲拥在自己的怀里。几分钟后,父亲平静地走了,这是我和父亲之间唯一的一次拥抱。

小时候,我不敢亲近父亲,看到他那双忧郁的眼睛,就会害怕。父亲是个寡言的人,平时对我们从没有唠叨,也不轻易教训。我们做了让他不高兴的事,他只是一个人默默地生气。有一次我和几个玩伴摘了生产队的蚕豆,放在麦秸上熏来吃,父亲回到家,见到我,脸色铁青,牙齿咬得咯咯响。我想父亲一定发作,不料,他只是“唉”了一声,掏出他的“勇士牌”,蹲在地上猛抽起来……

长大了,父亲对我越发客气。明明有话要说,但他不说出来,在离你几米远的地方站着,或者搬一条凳子,在稍远处坐着,默默地看着你。问他有什么事,他会忙不迭地说没事,然后悄然离开。记得恢复高考那时,父亲几乎每天要到我的小屋好几次,坐一会,抽一支烟后无声离去。

后来我离开家乡去城里读书了,再后来就是无数次的返家又离家,但每一次总是行色匆匆,很少能有机会和父亲沟通。有时也会在家里呆上几天,但我每次都要装模作样地带几本书回去,旁若无人地吟诵“生存还是毁灭”,或者是“上帝给了我一双黑色的眼睛……”之类的文字,父亲见状,照例是默默离开。而每次家人为我送行时,父亲又总是躲在最后,任由母亲拉着我的手,说长道短。有几次,我发现父亲的眼睛红红的,当意识到我在看他时,就用手揉揉掩饰了过去,然后抽出一支烟吸着。

几年后,我带着儿子回家,父亲已经上了年纪,但老人见到小孙子时的那股“疯”劲,让我百感交集。你看,一个古稀老人和一个乳臭小孩,一起玩丢帽子,一起捉迷藏,间或,老人弯下腰,把胡子扎在小孩脸上,然后一老一小都咯咯地笑了。我在想,父亲这是在弥补某种缺憾呀!念及此,我的内心免不了阵阵愧疚。

但是,有些遗憾是无法弥补的,我对父亲的愧疚成了我永远的精神枷锁,让我沉重至今。说不清是因为父亲的矜持,抑或是我的漠然,我竟没有和父亲有过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心灵对话,也从没有用心去揣摩过父亲的心思。当我终于明白这一切,给父亲送上热烈的拥抱时,父亲已经无法表达他的感受了。是啊,我给父亲的那个拥抱实在太迟太迟了……

难忘的欧洲导游

朱伟强

认识他纯属偶然。

不久前我和夫人随散客团参加意瑞法十日游,出发的那天上午到浦东国际机场时才得知旅行社原来安排的导游在国外带队赶不回来,旅行社临时找了他救急。

一脸疲惫的他身材不高,理着小平头,看上去四十多岁(后来得知他已五十多了)。他说自己刚带团从巴黎飞回上海,马上又要带我们团从上海飞到罗马。还没倒好时差的他在细心关照我们有关登机注意事项的同时,不忘向我们推销二眼转换插座,他说店里原价80元,在他这里买便宜30元。为了在欧洲宾馆取电顺利,我只得向他买了一个。

飞机飞了12个小时到达罗马机场。已休息好的他显得神采奕奕。他宣布自己是领队兼导游,然后把我们全团32人分成三组,指定了1名组长。以后每次集合点名,他都让每组组长先点,他再问组长。

在从罗马机场到宾馆的大巴上,他向我们介绍了意大利宾馆与国内宾馆的不同之处,主要是意大利宾馆卫生间没有牙刷、牙膏和洗发液,但多了救命绳和净身盆,体现了意大利人以人为本和节约资源的意识。他说曾有国内游客因不知救生绳的作用,洗澡时随便拉了几下,不久服务生推门而入,弄得十分尴尬。

他善侃。

在大巴上他绘声绘色地向描述意瑞法三国的名胜古迹、风土人情,介绍《申根协定》的由来,回顾自己十多年来在欧洲打拼的经历,并教我们意大利语、法语的日常用语……有他的声音相伴,我们的旅程不再单调,而是不时充满笑语。

行程的第二天,在佛罗伦萨一家中餐厅用完晚餐后,意大利司机因修车要晚到两小时。为了不浪费时间,他带我们夜游佛罗伦萨,经过圣狮子广场、乌菲齐美术馆,我们来到阿诺河上的老桥。

此时,漆黑的天空下起雨来。他在桥上向我们讲述了诗人但丁和美丽少女贝特丽丝在老桥上邂逅,一见钟情的动人故事。少女后来被迫嫁给了一位伯爵,不久夭亡。这成了但丁心中永远的痛。饱经风霜的老桥见证了诗人美好的初恋。

在老桥的一侧,一对意大利青年男女正在濛濛细雨中拥吻。他们在尽情享受现代人文社会的宽容和自由。

两个小时后,我们坐修好的大巴去宾馆。夜色浓浓,山道弯弯。累了一天的我们都打着瞌睡。我偶尔睁开眼,看到他坐在司机旁边,不时互相用意大利语轻声交谈,直到我们平安到达目的地。

次日上午他带我们游览了威尼斯,下午去朱丽叶的故乡——维罗纳。

维罗纳原来是自费项目,他说由于昨晚司机迟到的原因,他和旅游公司申请把这个项目奉送我们了。

在巴黎他陪我们购物时,自己买了根万宝龙皮带,记在我的免税单上。他悄悄和我说这是给老丈人带的,老丈人现在的皮带用了多年了。

遇事考虑周到的他也有失算的时候。他和我们说了这样一件事:有一次他回上海,一天中午正在家睡觉,突然接到他曾带过团里的一名游客的电话,请他到衡山路一家西餐厅吃牛排。他兴致勃勃地去了。

当品尝完美味的法式牛排后,游客笑吟吟地拿出一大叠欧洲游照片,请他注明是何处的风景。他认真地花了两个多小时才写完。从此他再也不敢贸然赴约了。

他姓吕,我们都叫他吕导。吕导说他今年圣诞节要带儿子去瑞士滑雪,不知是否成行。

十日谈

萍踪印痕

明日刊登《老爸的黄山游》。